後漢書/卷8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二下·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◄

後漢書
卷八十三·逸民列傳第七十三

► 卷八十四·列女傳第七十四

野王二老　向長　逢萌　周黨　王霸　嚴光　井丹　梁鴻　高鳳　臺佟　韓康　矯慎　戴良　法真　漢濱老父　陳留老父　龐公

《易》稱「遯之時義大矣哉」。又曰：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」是以堯稱則天，不屈潁陽之高；〈潁陽謂巢、許也。〉武盡美矣，終全孤竹之絜。〈孤竹謂夷、齊也。〉自茲以降，風流彌繁，長往之軌未殊，而感致之數匪一。或隱居以求其志，或回避以全其道，〈《論語》孔子曰：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」求志謂長沮、桀溺，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。〉或靜己以鎮其躁，〈謂逢萌之類也。〉或去危以圖其安，〈四皓之類也。〉或垢俗以動其槩，〈謂申徒狄、鮑焦之流也。〉或疵物以激其清。〈梁鴻、嚴光之流。〉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，憔悴江海之上，〈莊子曰：「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。無擇曰：『異哉，后之爲人也！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，不若是而已。』」又曰：「就藪澤，處閑曠，此江海之士，避代之人，閑暇者之所好也。」〉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，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〈分音符問反。〉故蒙恥之賓，屢黜不去其國；〈《列女傳》曰：「柳下惠死，其妻誄之曰：『蒙恥救人，德彌大兮。雖遇三黜，終不敝兮。』」〉蹈海之節，千乘莫移其情。〈《史記》曰，魯連謂新垣衍曰：「秦即爲帝，則魯連蹈東海死耳。」魯連下聊城，田單爵之，魯連逃隱於海上也。〉適使矯易去就，則不能相爲矣。〈人各有所尚，不能改其志。孔子聞長沮、桀溺之言，乃告子路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〉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，〈《論語》曰：「孔子擊磬於衞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。曰：『有心哉！擊磬乎？』既而曰：『鄙哉！硜硜乎，莫己知也。』」又「子貢曰：『有美玉於斯，蘊櫝而藏諸？求善價而沽諸？』孔子曰：『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

待價者也。』」沽謂衒賣也。〉然而蟬蛻囂埃之中，自致寰區之外，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！荀卿有言曰，「志意脩則驕富貴，道義重則輕王公」也。〈荀卿子之文也。〉

漢室中微，王莽篡位，士之蘊藉義憤甚矣。是時裂冠毀冕，相攜持而去之者，蓋不可勝數。〈《左傳》曰：「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：『伯父若裂冠毀冕，拔本塞原。』」《毛詩》序曰：「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。」〉楊雄曰：「鴻飛冥冥，弋者何篡焉。」言其違患之遠也。〈「篡」字諸本或作「慕」，法言作「篡」。宋衷曰：「篡，取也。鴻高飛冥冥薄天，雖有弋人，何施巧而取也。喻賢者隱處，不離暴亂之害也。」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爲篡，篡亦取也。〉光武側席幽人，求之若不及，〈國語曰：「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。」韋昭注云：「側猶特也。禮，憂者側席而坐。」《前書》公孫弘贊曰：「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。」〉旌帛蒲車之所徵賁，相望於巖中矣。〈《毛詩》序曰：「干旄，美好善也。」其詩曰：「子子干旌，在浚之城。」《易》賁卦六五曰：「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。」蒲車，以蒲裹輪，取其安也。《前書》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。〉若薛方、逢萌聘而不肯至，〈《前書》薛方字子容。〉嚴光、周黨、王霸至而不能屈。羣方咸遂，志士懷仁，斯固所謂「舉逸民天下歸心」者乎！〈《論語》文也。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，以成其節。自後帝德稍衰，邪孽當朝，處子耿介，羞與卿相等列，至乃抗憤而不顧，多失其中行焉。蓋錄其絕塵不反，〈《莊子》曰：「顏回問於仲尼曰：『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趨亦趨，夫子馳亦馳，夫子奔軼絕塵，則回瞠若乎後矣。』」司馬彪注云：「言不可及也。」《韓詩外傳》曰：「山林之士，往而不能反。」〉同夫作者，列之此篇。〈《論語》曰：「賢者避代，其次避地，其次避色，其次避言。子曰：『作者七人矣。』」〉

野王二老

野王二老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初，光武貳於更始，會關中擾亂，遣前將軍鄧禹西征，送之於道。既反，因於野王獵，路見二老者即禽。〈即，就也。易曰「即鹿無虞」也。〉光武問曰：「禽何向？」並舉手西指，言「此中多虎，臣每即禽，虎亦即臣，大王勿往也」。光武曰：「苟有其備，虎亦何患。」父曰：「何大王之謬邪！昔湯即桀於鳴條，而大城於亳；〈《帝王紀》曰：「案孟子，桀卒於鳴條，乃在東夷之地。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。唯孔安國注尚書云，鳴條在安邑西。考三說之驗，孔爲近之。」〉武王亦即紂於牧野，而大城於郟鄏。〈杜預注《左傳》曰：「今河南也。河南縣西有郟鄏陌。」〉彼二王者，其備非不深也。是以即人者，人亦即之，雖有其備，庸可忽乎！」光武悟其旨，顧左右曰：「此隱者也。」將用之，辭而去，莫知所在。

向長

向長字子平，〈《高士傳》「向」字作「尚。」〉河內朝歌人也。隱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老、易。貧無資食，好事者更饋焉，受之取足而反其餘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，連年乃至，欲薦之於莽，固辭乃止。潛隱於家。讀易至損、益卦，喟然歎曰：「吾已知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」〈《易》損卦曰：「二簋可用享。損益盈虛，與時偕行。」益卦曰「損上益下，人說無疆」也。〉建武中，男女娶嫁既畢，勑斷家事勿相關，當如我死也。於是遂肆意，與同好北海禽慶〈《前書》慶字子夏。〉俱遊五嶽名山，竟不知所終。

逢萌

逢萌字子康，北海都昌人也。家貧，給事縣爲亭長。時尉行過亭，萌候迎拜謁，旣而擲楯歎曰：〈亭長主捕盜賊，故執楯也。〉「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！」遂去之長安學，通春秋經。時王莽殺其子宇，〈《前書》莽隔絕平帝外家衞氏，宇恐帝大後見怨，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，即夜持血灑莽第門。吏發覺之，莽執宇送獄，飲藥而死。〉萌謂友人曰：「三綱絕矣！〈謂君臣、夫婦、父子。〉不去，禍將及人。」即解冠挂東都城門，〈漢宮殿名：「東都門今名青門也。」《前書》音義曰：「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。」〉歸，將家屬浮海，客於遼東。

萌素明陰陽，知莽將敗，有頃，乃首戴瓦盎，〈盎，盆也。〉哭於市曰：「新乎新乎！」〈王莽爲新都侯，及篡，號新室，故哭之。〉因遂潛藏。

及光武即位，乃之琅邪勞山，〈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，有大勞、小勞山。〉養志脩道，人皆化其德。

北海太守素聞其高，遣吏奉謁致禮，萌不荅。太守懷恨而使捕之。吏叩頭曰：「子康大賢，天下共聞，所在之處，人敬如父，往必不獲，祇自毀辱。」太守怒，收之繫獄，更發它吏。行至勞山，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，吏被傷流血，奔而還。後詔書徵萌，託以老耄，迷路東西，語使者云：「朝廷所以徵我者，以其有益於政，尚不知方面所在，安能濟時乎？」即便駕歸。連徵不起，以壽終。

初，萌與同郡徐房、平原李子雲、王君公相友善，並曉陰陽，懷德穢行。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，君公遭亂獨不去，儈牛自隱。〈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。〉時人謂之論曰：「避世牆東王君公。」〈嵇康《高士傳》曰「君公明易，爲郎。數言事不用，乃自汙與官婢通，免歸。詐狂儈牛，口無二價」也。〉

周黨

周黨字伯況，太原廣武人也。家產千金。少孤，爲宗人所養，而遇之不以理，及長，又不還其財。黨詣鄉縣訟，主乃歸之。既而散與宗族，悉免遣奴婢，遂至長安遊學。

初，鄉佐嘗衆中辱黨，〈《續漢志》鄉佐主收賦稅者。〉黨头懷之。後讀《春秋》，聞復讎之義，〈《春秋經書》「紀侯大去其國」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大去者何？滅也。孰滅之？齊滅之。曷爲不言齊滅之？爲襄公諱也。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，紀侯譖之也，故襄公讎於紀。九世猶可復讎乎？雖百世可也。」〉便輟講而還，與鄉佐相聞，期剋鬬日。既交刃，而黨爲鄉佐所傷，困頓。鄉佐服其義，輿歸養之，數日方蘇，既悟而去。自此勑身脩志，州里稱其高。

及王莽竊位，託疾杜門。自後賊暴從橫，殘滅郡縣，唯至廣武，過城不入。

建武中，徵爲議郎，以病去職，遂將妻子居黽池。復被徵，不得已，乃著短布單衣，穀皮綃頭，待見尚書。〈以穀樹皮爲綃頭也。綃頭，解見向栩傳。黨服此詣尚書，以待見也。〉及光武引見，黨伏而不謁，自陳願守所志，帝乃許焉。

博士范升奏毀黨曰：「臣聞堯不須許由、巢父，而建號天下；周不待伯夷、叔齊，而王道以成。伏見太原周黨、東海王良、山陽王成等，蒙受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車。及陛見帝廷，黨不以禮屈，伏而不謁，偃蹇驕悍，同時俱逝。黨等文不能演義，武不能死君，釣采華名，庶幾三公之位。臣願與坐雲臺之下，考試圖國之道。不如臣言，伏虛妄之罪。而敢私竊虛名，誇上求高，皆大不敬。」書奏，天子以示公卿。詔曰：「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。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太原周黨不受朕祿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賜帛四十匹。」黨遂隱居黽池，著書上下篇而終。邑人賢而祠之。

初，黨與同郡譚賢伯升、鴈門殷謨君長，俱守節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中，徵並不到。

王霸

王霸字儒仲，太原廣武人也。少有清節。及王莽篡位，弃冠帶，絕交宦。建武中，徵到尚書，拜稱名，不稱臣。有司問其故。霸曰：「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。」〈《禮記》曰：「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諸侯。」〉司徒侯霸讓位於霸。閻陽毀之曰：「太原俗黨，儒仲頗有其風。」遂止。〈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「故梁令閻陽」也。《前書》曰：「太原多晉公族子孫，以詐力相傾，矜夸功名，報仇過直。漢興，號爲難化，常擇嚴猛將，或任殺伐爲威。父兄被誅，子弟怨憤，至告訐刺史、二千石。」〉以病歸。隱居守志，茅屋蓬戶。連徵不至，以壽終。

嚴光

嚴光字子陵，一名遵，會稽餘姚人也。少有高名，與光武同遊學。及光武即位，乃變名姓，隱身不見。帝思其賢，乃令以物色訪之。〈以其形貌求之。〉後齊國上言：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釣澤中。」帝疑其光，乃備安車玄纁，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後至。舍於北軍，給牀褥，太官朝夕進膳。

司徒侯霸與光素舊，遣使奉書。〈皇甫謐《高士傳》曰：「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，光不起，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，問子道曰：『君房素癡，今爲三公，寧小差否？』子道曰：『位已鼎足，不癡也。』光曰：『遣卿來何言？』子道傳霸言。光曰：『卿言不癡，是非癡語也？天子徵我三乃來。人主尚不見，當見人臣乎？』子道求報。光曰：『我手不能書。』乃口授之。使者嫌少，可更足。光曰：『買菜乎？求益也？』」〉使人因謂光曰：「公聞先生至，區區欲即詣造，迫於典司，是以不獲。願因日暮，自屈語言。」光不荅，乃投札與之，口授曰：「君房足下：位至鼎足，甚善。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。」霸得書，封奏之。帝笑曰：「狂奴故態也。」車駕即日幸其館。光卧不起，帝即其卧所，撫光腹曰：「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爲理邪？」光又眠不應，良久，乃張目熟視，曰：「昔唐堯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！」帝曰：「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邪？」於是升輿歎息而去。

復引光入，論道舊故，相對累日。帝從容問光曰：「朕何如昔時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差增於往。」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。帝笑曰：「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。」

除爲諫議大夫，不屈，乃耕於富春山，〈今杭州富陽縣也。本漢富春縣，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，改曰富陽。〉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。〈顧野王《輿地志》曰「七里瀨在東陽江下，與嚴陵瀨相接，有嚴山。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，今山邊有石，上平，可坐十人，臨水，名爲嚴陵釣壇」也。〉建武十七年，復特徵，不至。年八十，終於家。帝傷惜之，詔下郡縣賜錢百萬、穀千斛。

井丹

井丹字大春，扶風郿人也。少受業太學，通五經，善談論，故京師爲之語曰：「五經紛綸井大春。」〈紛綸猶浩博也。〉性清高，未嘗脩刺候人。

建武末，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，皆好賓客，更遣請丹，不能致。信陽侯陰就，光烈皇后弟也，以外戚貴盛，乃詭說五王，求錢千萬，約能致丹，而別使人要劫之。丹不得已，既至，就故爲設麥飲葱葉之食，丹推去之，曰：「以君侯能供甘旨，故來相過，何其薄乎？」更置盛饌，乃食。及就起，左右進輦。丹笑曰：「吾聞桀駕人車，豈此邪？」〈《帝王紀》曰：「桀以人駕車。」〉坐中皆失色。就不得已而令去輦。自是隱閉不關人事，以壽終。

梁鴻

梁鴻字伯鸞，扶風平陵人也。父讓，王莽時爲城門校尉，封脩遠伯，使奉少昊後，寓於北地而卒。〈《前書》莽改允吾爲脩遠。少昊，金天氏之號，次黃帝者。北地，今寧州也。〉鴻時尚幼，以遭亂世，因卷席而葬。

後受業太學，家貧而尚節介，博覽無不通，而不爲章句。學畢，乃牧豕於上林苑中。曾誤遺火延及它舍，鴻乃尋訪燒者，問所去失，〈去，亡也。〉悉以豕償之。其主猶以爲少。鴻曰：「無它財，願以身居作。」主人許之。因爲執勤，不懈朝夕。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，乃共責讓主人，而稱鴻長者。於是始敬異焉，悉還其豕。鴻不受而去，歸鄉里。

埶家慕其高節，多欲女之，〈以女妻人曰女，音尼慮反。〉鴻並絕不娶。同縣孟氏有女，狀肥醜而黑，力舉石臼，擇對不嫁，至年三十。父母問其故。女曰：「欲得賢如梁伯鸞者。」鴻聞而娉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屨，織作筐緝績之具。及嫁，始以裝飾入門。七日而鴻不荅。妻乃跪牀下請曰：「竊聞夫子高義，簡斥數婦，〈斥，遠也。〉妾亦偃蹇數

夫矣。今而見擇，敢不請罪。」鴻曰：「吾欲裘褐之人，可與俱隱深山者爾。今乃衣綺縞，傅粉墨，豈鴻所願哉？」妻曰：「以觀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隱居之服。」乃更爲椎髻，著布衣，操作而前。鴻大喜曰：「此真梁鴻妻也。能奉我矣！」字之曰德曜，名孟光。

居有頃，妻曰：「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，今何爲默默？無乃欲低頭就之乎？」鴻曰：「諾。」乃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織爲業，詠詩書，彈琴以自娛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。

因東出關，過京師，作五噫之歌曰：「陟彼北芒兮，噫！顧覽帝京兮，噫！宮室崔嵬兮，噫！人之劬勞兮，噫！遼遼未央兮，噫！」肅宗聞而非之，求鴻不得。乃易姓運期，名燿，字侯光，與妻子居齊魯之間。

有頃，又去適吳。將行，作詩曰：「逝舊邦兮遐征，將遙集兮東南。心憀怛兮傷悴，志菲菲兮升降。〈爾雅注：「憀怛，憂也。菲菲，高下不定也。」憀音丁劣反，降音下江反。詩曰：「我心則降。」〉欲乘策兮縱邁，疾吾俗兮作讒。競舉枉兮措直，咸先佞兮唌唌。〈《論語》曰：「舉直措諸枉則人服，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。」唌音延，讒言捷急之貌。〉固靡慙兮獨建，夤異州兮尚賢。〈建，立也。言己無慙於獨立，所以適吳者，夤異州之人貴尚賢德。〉聊逍搖兮遨嬉，纘仲尼兮周流。儻云覩兮我悅，遂舍車兮即浮。〈舍其車而就舟船。〉過季札兮延陵，求魯連兮海隅。雖不察兮光貌，幸神靈兮與休。〈光貌，光儀也。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，然夤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。〉惟季春兮華阜，麥含含兮方秀。哀茂時兮逾邁，愍芳香兮日臭。〈茂，盛也。臭，敗也。〉悼吾心兮不獲，長委結兮焉究！〈委結，懷恨也。究，窮也。〉口聒聒兮余訕，嗟恇恇兮誰留？」〈訕，謗也。鄭玄注《禮記》曰：「恇恇，恐也。」〉

遂至吳，依大家皐伯通，居廡下，〈說文曰：「廡，堂下周屋也。」釋名：「大屋曰廡。」〉爲人賃舂。每歸，妻爲具食，不敢於鴻前仰視，舉案齊眉。伯通察而異之，曰：「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」乃方舍之於家。鴻潛閉著書十餘篇。疾且困，告主人曰：「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，不歸鄉里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。」及卒，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。咸曰：「要離烈士，而伯鸞清高，可令相近。」〈要離，刺吳王僚子慶忌者，冢在今蘇州吳縣西。伯鸞墓在其北。〉葬畢，妻子歸扶風。

初，鴻友人京兆高恢，少好《老子》，隱於華陰山中。及鴻東遊思恢，作詩曰：「鳥嚶

嚶兮友之期，〈《毛詩》曰：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」〉念高子兮僕懷思，想念恢兮爰集茲。」二人遂不復相見。恢亦高抗，終身不仕。〈《高士傳》曰：「恢字伯通。」〉

高鳳

高鳳字文通，南陽葉人也。少爲書生，家以農畝爲業，而專精誦讀，晝夜不息。妻嘗之田，曝麥於庭，令鳳護鷄。時天暴雨，而鳳持竿誦經，不覺潦水流麥。妻還怪問，鳳方悟之。其後遂爲名儒，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。〈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。酈元《注水經》云，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。〉

鄰里有爭財者，持兵而鬬，鳳往解之，不已，乃脫巾叩頭，固請曰：「仁義遜讓，奈何弃之！」於是爭者懷感，投兵謝罪。

鳳年老，執志不倦，名聲著聞。太守連召請，恐不得免，自言本巫家，不應爲吏，又詐與寡嫂訟田，遂不仕。建初中，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，到公車，託病逃歸。推其財產，悉與孤兄子。隱身漁釣，終於家。

論曰：先大夫宣侯〈沈約宋書曰：「范泰字伯倫。祖汪。父甯，宋高祖受命，拜金紫光祿大夫，加散騎常侍，領國子祭酒，多所陳諫。泰博覽篇籍，好爲文章，愛獎後生，孜孜無倦。薨謚宣侯。」即曄之父也。〉嘗以講道餘隙，寓乎逸士之篇。至高文通傳，輟而有感，以爲隱者也，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：「古者隱逸，其風尚矣。潁陽洗耳，恥聞禪讓；〈許由隱於潁陽，聞堯欲禪，乃臨潁而洗耳。〉孤竹長飢，羞食周粟。〈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子，不食周粟。〉或高棲以違行，或疾物以矯情，雖軌迹異區，其去就一也。若伊人者，志陵青雲之上，身晦泥汙之下，心名且猶不顯，況怨累之爲哉！與夫委體淵沙，鳴弦揆日者，不其遠乎！」〈「委體泉沙」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。「鳴弦揆日」謂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。論者以事迹相明，故引康爲喻。〉

臺佟

臺佟字孝威，〈佟音大冬反。〉魏郡鄴人也。隱於武安山，〈武安縣之山也。〉鑿穴爲居，采藥自業。建初中，州辟不就。刺史行部，乃使從事致謁。佟載病往謝。刺史乃執贄見佟曰：〈嵇康《高士傳》曰：「刺史執棗栗之贄往。」〉「孝威居身如是，甚苦，

如何？」佟曰：「佟幸得保終性命，存神養和。如明使君奉宣詔書，夕惕庶事，反不苦邪？」遂去，隱逸，終不見。

韓康

韓康字伯休，一名恬休，京兆霸陵人。家世著姓。常采藥名山，賣於長安市，口不二價，三十餘年。時有女子從康買藥，康守價不移。女子怒曰：「公是韓伯休那？〈那，語餘聲也，音乃賀反。〉乃不二價乎？」康歎曰：「我本欲避名，今小女子皆知有我，何用藥爲？」乃遯入霸陵山中。博士公車連徵不至。桓帝乃備玄纁之禮，以安車聘之。使者奉詔造康，康不得已，乃許諾。辭安車，自乘柴車，冒晨先使者發。至亭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，方發人牛脩道橋。及見康柴車幅巾，以爲田叟也，使奪其牛。康即釋駕與之。有頃，使者至，奪牛翁乃徵君也。使者欲奏殺亭長。康曰：「此自老子與之，亭長何罪！」乃止。康因道逃遯，以壽終。

矯慎

矯慎字仲彥，〈《風俗通》曰：「晉大夫矯父之後也。」〉扶風茂陵人也。少好黃老，隱遯山谷，因穴爲室，仰慕松、喬導引之術。與馬融、蘇章鄉里並時，融以才博顯名，章以廉直稱，然皆推先於慎。

汝南吳蒼甚重之，因遺書以觀其志曰：「仲彥足下：勤處隱約，雖乘雲行泥，棲宿不同，每有西風，何嘗不歎！〈汝南在扶風之東。〉蓋聞黃老之言，乘虛入冥，藏身遠遯，亦有理國養人，施於爲政。〈老子曰：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。」又曰：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」又曰：「理大國若亨小鮮。」又曰「非所以愛人治國」也。〉至如登山絕迹，神不著其證，人不覩其驗。吾欲先生從其可者，於意何如？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。〈孟子曰，湯使人以幣聘伊尹。伊尹曰：「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？」既而幡然改曰：「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？豈若使是人爲堯舜之人哉？」〉方今明明，四海開闢，巢許無爲箕山，夷齊悔入首陽。足下審能騎龍弄鳳，翔嬉雲閒者，〈《列僊傳》曰：「簫史，秦繆公時。善吹簫，公女弄玉好之，以妻之，遂教弄玉作鳳鳴。居數十年，吹鳳皇聲，鳳來止其屋。爲作鳳臺，夫婦止其上。一旦皆隨鳳皇飛去。」又曰「陶安公，六安冶師。數行火，火一旦散上，紫色衝天。須臾赤雀止冶上，曰：『安公，安公，冶與天通。七月七日，迎汝以赤龍。』至時，安公騎之而去」也。〉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。」慎不荅。年七十餘，竟不肯娶。後忽歸家，自言

死日，及期果卒。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，故前世異之，或云神僊焉。

慎同郡馬瑤，隱於汧山，以兔罝爲事。〈罝，兔網也。《毛詩》序曰：「兔罝，后妃之化也。關雎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德，賢人衆多。」故瑤以爲事焉。〉所居俗化，百姓美之，號馬牧先生焉。

戴良

戴良字叔鸞，汝南慎陽人也。曾祖父遵，字子高，平帝時，爲侍御史。王莽篡位，稱病歸鄉里。家富，好給施，尚俠氣，食客常三四百人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關東大豪戴子高。」

良少誕節，母憙驢鳴，〈憙音虛記反。〉良常學之以娛樂焉。及母卒，兄伯鸞居廬啜粥，非禮不行，良獨食肉飲酒，哀至乃哭，而二人俱有毀容。或問良曰：「子之居喪，禮乎？」良曰：「然。禮所以制情佚也，情苟不佚，何禮之論！夫食旨不甘，故致毀容之實。若味不存口，食之可也。」論者不能奪之。

良才旣高達，而論議尚奇，多駭流俗。同郡謝季孝問曰：「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？」良曰：「我若仲尼長東魯，大禹出西羌，〈《帝王紀》曰：「夏禹生於石紐，長於西羌，西夷之人也。」〉獨步天下，誰與爲偶！」

舉孝廉，不就。再辟司空府，彌年不到，州郡迫之，乃遯辭詣府，〈遯，遜也。〉悉將妻子，旣行在道，因逃入江夏山中。優遊不仕，以壽終。

初，良五女並賢，每有求姻，輒便許嫁，踈裳布被，竹笥木屐以遣之。五女能遵其訓，皆有隱者之風焉。

法真

法真字高卿，〈高一作喬。〉扶風郿人，南郡太守雄之子也。好學而無常家，博通內外圖典，爲關西大儒。弟子自遠方至者，陳留范冉等數百人。

性恬靜寡欲，不交人閒事。太守請見之，真乃幅巾詣謁。太守曰：「昔魯哀公雖爲不肖，

而仲尼稱臣。太守虛薄，欲以功曹相屈，光贊本朝，何如？」真曰：「以明府見待有禮，故敢自同賓末。若欲吏之，真將在北山之北，南山之南矣。」太守懼然，〈懼音紀具反。〉不敢復言。

辟公府，舉賢良，皆不就。同郡田弱薦真曰：「處士法真，體兼四業，〈謂詩、書、禮、樂也。〉學窮典奧，幽居恬泊，樂以忘憂，將蹈老氏之高蹤，不爲玄纁屈也。臣願聖朝就加衮職，〈《毛詩》曰：「衮職有闕。」謂三公也。〉必能唱清廟之歌，致來儀之鳳矣。」〈詩清廟曰：「於穆清廟，肅雍顯相，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」尚書曰：「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。」〉會順帝西巡，弱又薦之。帝虛心欲致，前後四徵。真曰：「吾既不能遯形遠世，豈飲洗耳之水哉？」遂深自隱絕，終不降屈。友人郭正稱之曰：「法真名可得聞，身難得而見，逃名而名我隨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謂百世之師者矣！」乃共刊石頌之，號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，以壽終。

漢陰老父

漢陰老父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桓帝延熹中，幸竟陵，過雲夢，臨沔水，百姓莫不觀者，有老父獨耕不輟。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，使問曰：「人皆來觀，老父獨不輟，何也？」老父笑而不對。溫下道百步，自與言。老父曰：「我野人耳，不達斯語。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？理而立天子邪？立天子以父天下邪？役天下以奉天子邪？昔聖王宰世，茅茨采椽，而萬人以寧。〈韓子曰：「堯舜采椽不刮，茅茨不剪。」〉今子之君，勞人自縱，逸遊無忌。吾爲子羞之，子何忍欲人觀之乎！」溫大慙。問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

陳留老父

陳留老父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桓帝世，黨錮事起，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，道逢友人，共班草而言。〈班，布也。〉〈班，布也。〉升曰：「吾聞趙殺鳴犢，仲尼臨河而反；覆巢竭淵，龍鳳逝而不至。〈解在獨行傳。〉今宦豎日亂，陷害忠良，賢人君子其去朝乎？夫德之不建，人之無援，〈《左傳》曰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，曰：「皐陶廷堅不祀忽諸。德之不建，人之無援，哀哉！」〉將性命之不免，柰何？」因相抱而泣。老父趨而過之，植其杖，太息言曰：「吁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？夫龍不隱鱗，鳳不藏羽，網羅高縣，去將安所？雖泣何及乎！」〈《毛詩》曰：「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」言雖泣而無所及也。〉二人欲與之語，不顧而去，莫知所終。

龐公

龐公者，南郡襄陽人也。居峴山之南，〈峴山在今襄陽縣東。《襄陽記》曰：「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，獨拜牀下，德公初不令止。司馬德操嘗詣德公，值其渡沔上先人墓，德操徑入其堂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作黍，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。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，奔走共設。須臾德公還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德操年小德公十歲，兄事之，呼作龐公，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，非也。」〉未嘗入城府。夫妻相敬如賓。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。謂曰：「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」龐公笑曰：「鴻鵠巢於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；黿鼉穴於深淵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夫趣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栖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」因釋耕於壟上，而妻子耘於前。表指而問曰：「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，後世何以遺子孫乎？」〈《襄陽記》曰：「德公子字山人，亦有令名，娶諸葛孔明姊，爲魏黃門吏部郎。子渙，晉太康中爲牂柯太守。」〉龐公曰：「世人皆遺之以危，今獨遺之以安，雖所遺不同，未爲無所遺也。」表歎息而去。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，因采藥不反。〈《襄陽記》曰：「鹿門山舊名蘇嶺山，建武中，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，刻二石鹿，夾神道口，俗因謂之鹿門廟，遂以廟名山也。」〉

【贊】

贊曰：江海冥滅，山林長往。遠性風踈，逸情雲上。道就虛全，事違塵枉。〈違，遠也。〉